



圖二 波提且利 春  
(局部三美神) 1478年左  
蛋彩 木板 203×314cm  
佛羅倫斯 烏菲茲美術館藏

## Graphic Interpretation of Greek/Roman Mythology : The Figures of Joy - Three Graces

### 希羅神話圖論

# 歡樂的使者－優美三女神

吳 世全

Shi-chuan WU

臺北市立美術館聘任解說員

某年的夏季，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通往哥倫布廣場的道路中，正露天舉行哥倫比亞藝術家波特羅（Fernando Botero Angulo, 1932—）——諷刺中帶有幽默的青銅作品展。波特羅曾在一九五九年創作一幅題名「十二歲的蒙娜麗莎」（The Mona Lisa at the Age of Twelve）作品，一九六一年被紐約現代美術館收藏。這位一九五六年初來紐約的拉丁美洲藝術家，雖初識當地抽象表現的風潮，但卻堅拒隨波逐流，而醉心於魯本斯（Peter Paul Rubens, 1577—1640），獨愛這位巴洛克大師對豐潤人體的處理形式。波特羅某日描繪一件「曼陀林樂器」的靜物時，因不經意錯畫了幾條線條，使造型上產生膨脹不協調之感，因緣際會的靈感，使其發展出「肥胖美學」，並以此揚名國際。

在此展中，有兩座題名為「橫躺的維納斯像」和「傾臥的維納斯像」的青銅像，波特羅以貫有的風格，刻意強調肉體上的渾圓，以及由腰間所突出的圓潤臀部，使誇張的造型於整體上產生美感。波特羅藉神話中的人物，在造型上表現了誇大、膨脹的效果，此與近鄰的「普拉多美術館」（Prado Muzeum）典藏作品中，魯本斯的「優美三女神」（Three Graces），強調官能、豐滿、渾圓的裸女之美，可算異曲同工。

這件「優美三女神」，是魯本斯繪於一六三九年，以其新婚夫人海倫娜（Helena Furmont 畫中右處女神係其夫人）引發創作的靈感，而描繪出三位女性裸體美的作品，由西班牙菲力普四世所典藏。魯本斯讓女神的衣裳懸掛樹梢，輕盈的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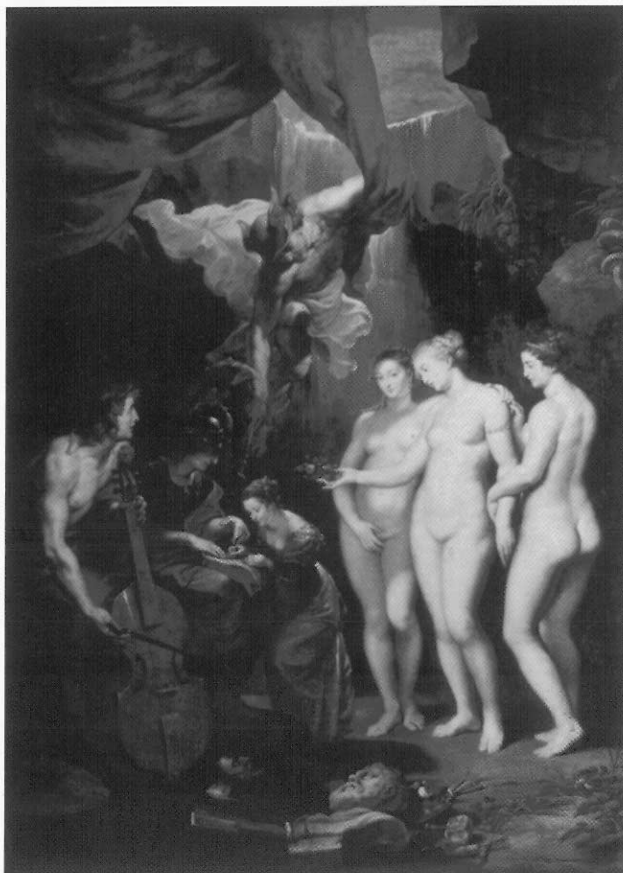
圖一 魯本斯  
三美神 油畫、畫布  
221×181cm  
1639年  
西班牙普拉多美術館藏

紗輕輕纏繞著三美神的雙手，彼此親近、接觸，相互凝視，顯現三者之間的親密性。畫家讚美豐潤美滿的裸體生命力，形塑三美神的親暱關係，也凝聚出典型化的結構性。玫瑰花圈所編織成的拱型門，往後延伸；三美神雍容的體態，也強化了主題的結構。魯本斯似乎想藉此作，表達對夫人的款款深情，所以娓娓道出神話中一段優美、歡樂的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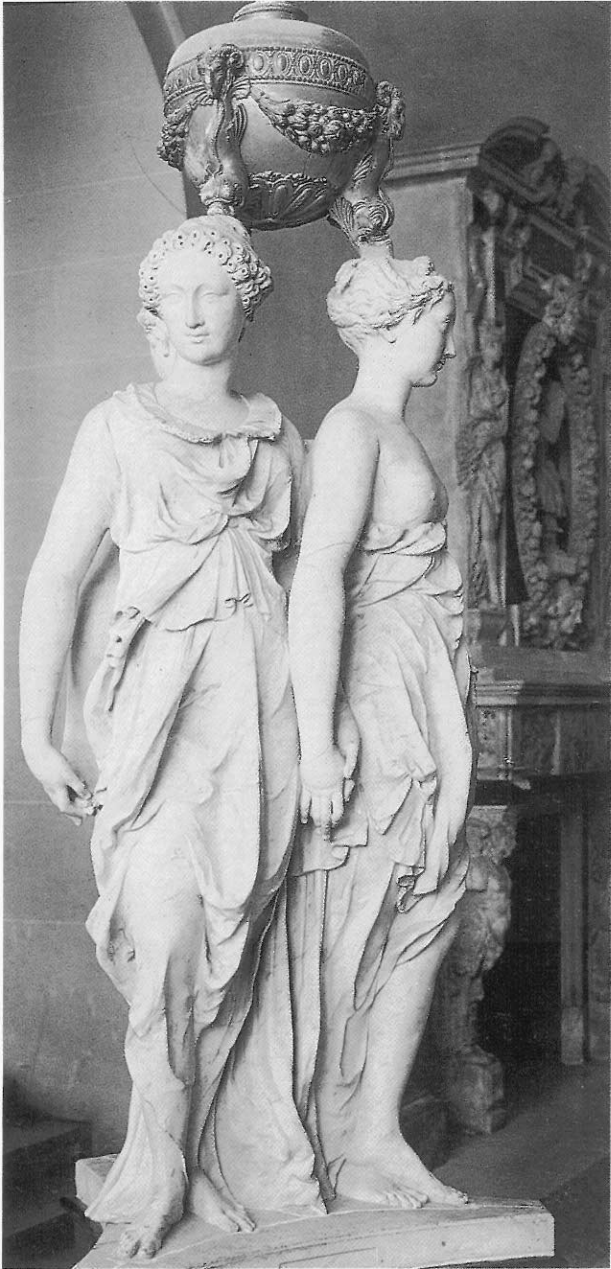
希臘神話中的「優美三女神」，象徵著感激、歡樂和友誼，女神還會經常把「美麗」賜予清秀佳人。三美神又分別代表著：「喜悅」的歐佛羅敘涅（Euphrosyne）、「榮華」的塔利亞（Thalia）和「光明」的代言人阿格萊亞（Aglaiia）。「優美三女神」，是宙斯（Zeus）和尤麗嫩（Eurynome）的女兒，另和季節女神是姊妹。又三美神是伴隨著愛神維納斯的誕生，所以三美神很多時候都跟在愛神維納斯的身旁，為愛神編織華裳及侍奉其生活之需，她們四處散播喜悅、歡愉的信息，是一群快樂的使者。因三美神充滿愉悅的特質，所以是藝術家們偏愛引用的創作題材，而這三位的優雅美姿奠定「三位一體」的創作形式，於藝術的長河上，也變成人物繪畫中約定俗成的造型結構。

一八七三年在佛羅倫斯的雷米別墅（Villa Lemmi）裏，發現了一些殘存的壁畫，是波提且利（Botticelli, 1444/5 - 1510）罕見的壁畫作品。一件「接受維納斯和三美神禮物的年輕女子」，作品畫面雖部分受損，但還可窺全豹。描繪著三美神陪在維納斯身旁，而維納斯正惠贈禮物予清秀女子的場景。畫面以左右對稱，將維納斯與三美神成爲一組，色調清朗鮮明；另一邊面容呆滯憂愁的年輕女子，神態略顯肅穆沉重，此與維納斯和三美神的飄逸神情，形成靜逸與律動之分。

優美三女神有時會隨著阿波羅所彈奏的七弦琴



圖三 魯本斯 瑪麗的教育 1621年 油畫、畫布  
394×295cm 法國羅浮宮藏



圖四 亨利二世的心臟壺紀念柱 1560-1563年  
高150公分 大理石 法國羅浮宮藏

翩然起舞，以取悅奧林匹亞山的眾神。每逢春天，大地一片生機，在森林裡，三美神就與山林女神邀約共舞，曼妙絢爛的盛景，就如波提且利「春」中的綺麗畫面。

一四七七至一四七八年間波提且利接受佛羅倫斯麥迪奇家族（Medici Family）的成員羅倫佐·皮耶·法蘭契斯科·麥迪奇（Lorenzo di Pierfrancesco de Medici）的邀請，為其別墅作畫。波提且利取材自學者波利濟諾（Poliziano）之詩「春的寓言」（Allegory of Spring），以神話的精美畫境，象徵享名於鄰近南歐各國的麥迪奇家族的榮華興盛，並暗喻著宗教支配藝術的權利，逐漸式微，取而代之的是民間商業集團的贊助，以及世俗文化與民間文學的普及，藝術創作意涵亦趨多元。波提且利的「春」使得西方藝術在長期的宗教桎梏下，走出一片愉悅、明朗的天空。

「春」——畫中的境象，由右處西風之神與花神芙蘿拉及春之女神為一組，讓作品生命力慢慢向左域延伸；高貴的愛神維納斯形成畫面的中心；但畫裡的凝聚力，卻在翩翩優雅起舞的優美三女神身上；眾神使者麥丘里與邱比特則散置在畫的邊沿與上方。就整體神話故事的華麗場面而言，優美三女神是此幅畫作，組織造型最集中、最強化、最吸引人的焦點之處；雖然西風之神、花神與春之女神是一組，但彼此之間的關係薄弱，力量無形中減輕了。而三美神由扮成左右二位女神襯著中間的女神，相偕手牽手，形成一個富韻律感的圓圈，延伸至二位女神高舉的手，伸張纖細修長的手指，栩栩如生，濃郁的象徵語彙，成了畫中最精采的地方，又使三者產生平穩的金字塔型的結構體，散發了古典的氣息。

波提且利筆下的三美神，透過其纖細心境，賦予女神們婀娜多姿，個個冰肌玉骨，柳腰纖細，

透過身上輕盈透剔的薄紗，女神們清晰流暢婉約的線條楚楚動人，將羅馬時期理想化裸體之美，再做一次極致的完美呈現。美麗的女神在花香四溢，遍地熟果橘子林園裡，凌波微步，娉娉共舞，預示著「春」的來臨。

優美三女神不僅經常帶給諸神或人間樂趣，她們還職司晚宴上的禮儀及指導女性學習高尚氣質和美麗儀態，來平衡男性的粗暴和怨忿的舉致。又法蘭德斯畫家魯本斯在一六二一年間受委託，為當時法國亨利四世（Henry IV）的夫人瑪麗·德·麥迪奇（Marie de' Medici），做一系列生平巨幅創作。其中一幅魯本斯就運用其所偏愛的主題——優美三女神，安排於由眾神使者麥丘里（Mercury）率三美神和其他諸神，為佛羅倫斯麥迪奇家族（Medici Family）中的年幼瑪麗，施予不平凡的教育，以喻瑪麗不尋常的一生，所虛擬畫出的「瑪麗的教育」（Marie's Education）之作品。

畫中場景豪華壯麗，襯著山泉湍湍的景緻，麥丘里拖曳大塊紅布幔由上往下的方向帶領導引，進入畫面主題，阿波羅於旁拉奏大提琴，與智慧女神米娜薇（Minerva），一同教導瑪麗音樂與讀書，容貌優雅稚嫩的瑪麗，則細心書寫閱讀。四位造型的對應，雖緊湊凝聚力強，但整幅焦點，仍不免被清晰明朗、造型突出的三美神奪去光彩，使主人翁瑪麗反而淪為配角，足見魯本斯的確對三美神題材情有獨鍾，只是不知委託人看了這幅畫，作何想法？

「瑪麗的教育」，除了顯現了魯本斯對三美神的喜好和獨到的詮釋，其實，三女神以約定俗成「三位一體」的方式，自然就強化她們之間的力量與關係。畫中三美神，相偕相愛，相互偎倚，關係親密，中間的美神手持花朵，象徵雍容華貴惠贈予瑪麗。暗示了瑪麗不僅擁有高尚的知識，

還具備美麗非凡的氣質。

還有另一個有關三美神的神話說，既醜又跛的火神赫發斯特斯（Hephaestus）因妻子愛神維納斯貪戀英雄，經常不告而別與戰神馬斯（Mars）幽會，使他心境忿忿不平。在一偶然機會，他認識了三美神之一阿格萊亞。阿格萊亞慈愛、溫柔體貼的性情，善解人意，獲赫發斯特斯的歡心，兩人因此共結連理，過著歡樂的日子。

三美神優雅的造型，和其常帶給人們美麗與歡樂的特質，深受人們喜歡，因此其造型，也被經常使用、點綴於設計圖案或實用裝飾品上，讓居家生活的佈置產生一份美感和喜悅。甚至當亨利二世（Henry II）逝世時，其夫人委託藝術家設計一座盛裝亨利二世心臟的紀念柱，為求精緻典雅，作者特以三美神雕像為基礎，以三人的頭頂共同支撐一個黃金壺。黃金壺的底下，由大理石雕成的三美神，光滑、細緻、優美，反而奪走黃金壺的光采，似乎把壺拿掉會更完美，可見三美神的造型已成美的永恆與最佳的詮釋。

在這千禧年，世界和我們的社會中尚有種種的不和諧，期待優美三女神還能隨時散播快樂的訊息予我們，使喜悅、歡樂時常挹注我們的生命和生命之中。

參考書目：

編輯部，希臘羅馬神話詞典，中和市，谷風出版社，1/1986。

Kathryn and Ross Petras, *Tales & Legends of the Gods*, Workman Publishing Company, New York, 1998.

Arthur Cotterell, *The Encyclopedia of Mythology*, Smithmark, New York, 1996.

